

馬志超忠直可愛

陝西華陰縣的馬志超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的老大哥，戴雨農先生對這位老大哥非常推重，而他對戴先生的服從和恭順，也是一般同志所不能及的。他認識戴先生遠在民國十六、七年，那時第一師師長爲徐庭瑤，第一旅旅長胡宗南，第二旅旅長黃杰。

南京鷄鵝巷五十三號是胡旅長的駐京辦事處，戴先生就住在那裏。馬和胡、黃都是第一期同學，常到鷄鵝巷，因此也和戴先生成了好朋友。那時馬志超在侍從室工作，戴先生名義上是總司令部的上尉聯絡參謀，除了薪餉，領不到辦公用的文具。他所印有總司令部字樣的信紙信封和拍發電報用的官電紙，都由馬志超代領，供給他使用。所以，馬志超老早就在幫助戴先生。

直入虎穴策反馮軍

十九年中原大戰，馮玉祥的第六路總指揮兼河南省政府主席萬選才被中央軍俘虜，押在南京軍法處。戴先生認定可以拿上萬選才幹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需要一位勇敢而又機警的人去進行，戴先生認爲祇有馬志超具備這種條件，於是同他商量，他毫不猶豫承擔下來。

萬選才是河南人，馬志超以鄰近同鄉關係，到軍法處給他送些食物用品，最後兩人見了面，萬選才非常感激他多日來的接濟照顧。他乘機說以利害，要萬選才給李筱蘭和石振清寫信，勸他們反正起義，好搭救他自己的性命。萬被俘後，開封方面的政治由李筱蘭負責，軍事由石振清負責。萬選才給他們兩人寫信，要他們活捉馮玉祥或鹿鍾麟，起義反正，以救他的性命。

馬志超赴開封遞送這封策反的信件，如果成功，固然是——鳴驚人的壯舉。不成功，被叛軍捉住，非殺頭不可。馬志超不在乎成功不成功，有益革命就成。他拿上萬選才的信，祕密進了開封城，住在河南大旅社。先找政務委員會的主席魏少尤，要他把萬選才的信轉給李筱蘭和石振清，好搭救萬選才的性命。

馬志超等了兩天，魏少尤要他在夜裏兩點鐘到省政府見面。原來李、石兩人正召集團長以上的軍官在開會，當場向大家介紹，他是從南京來為萬主席送信的，徵詢大家的意見。好幾位團長態度很積極，主張接受萬主席的命令，搭救他的性命。可是石振清一句話也不說，不表明態度，一時作不了決定。馬志超看見情形不妙，要求他先退席，好讓他們仔細研究。第二天清早，河南大旅社門口有一輛汽車，預備開往鄭州。他付了車錢，趕緊上車，逃往鄭州。原來石振清不贊成萬選才的主張，等到下午派人捉拿馬志超，已經逃得無影無踪。這件工作雖因石振清而歸於失敗，馬志超冒險犯難的精神在十九年已經表露無遺。因此他和戴先生合作，早在特務處成立以前。

西安公安局長趣聞

到了民國二十四年，戴先生感覺到西北非常重要，向委員長保薦史銘爲蘭州公安局局長，馬志超爲西安公安局局長。那時警察局叫公安局，警察局長叫公安局長。

「俺沒有幹過公安局長，恐怕幹不來。」委員長批准馬志超出任西安公安局局長，他去看戴先生，這樣說。

「好幹！」戴先生很肯定地回答：「祇要有一位好督察長和一位能幹的偵緝隊長（就是現在的刑警隊長）就成。」

「那麼公安局長幹甚麼呢？」馬志超覺得這個答覆不夠明白，所以再問一句。

「公安局長坐汽車，吃大餐。」

「啊！」馬志超聽得很奇怪，忙問：「公安局長就是管坐汽車和吃大餐嗎？」

「當然！難道你連汽車都不會坐？大餐都不會吃嗎？」

我們看了前面的這段對話，好像戴先生是在說笑話。其實，這正是他教育幹部擔負重要責任的哲學，也就是他對工作的態度。戴先生能用人，善於用人，才能擔負軍統局那種艱巨的責任。他領導的機構那麼龐大，他領導的工作那麼成功，就是得力於能够延攬人才，知人善任。警察局的督察長綜覽全局的業務，

有一位好督察長，可使全局的業務有條不紊，一切處理得盡善盡美，不會出紕漏。偵緝隊長負責偵破刑事案件，防止犯罪，維持社會安全，有一位很能幹的偵緝隊長，就可使犯罪者逃不出法網，社會就有了保障。所以，一個警察局有一位好督察長和一位能幹的偵緝隊長，局長就可以高枕無憂，不是就可以坐汽車和吃大餐嗎？

對楊虎城軟硬不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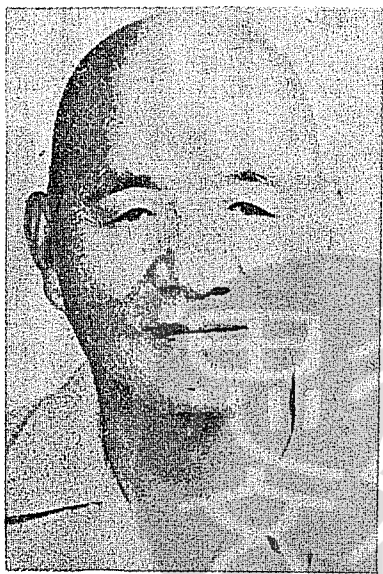
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野心勃勃，想割據陝西，成爲他自家的地盤。馬志超以黃埔一期的資格到西安做公安局局長，多少對他有些不方便，感覺到如芒在背，好不舒服。用盡心機，想把馬志超拉攏成爲他自家的心腹。馬志超到西安不久，正遇上日本軍閥又在華北製造藉口，企圖鬧事。中央爲避免正面衝突，引起戰爭，於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命令撤消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將政治部撤退到西安。楊虎城爲對馬志超表示好感，表示親近，在菊花園十三號他的情婦家裏請吃晚飯，點起鴉片煙燈，兩個人躺在煙燈兩旁，一邊燒煙泡，一邊談話。

「志超兄？我要請你幫個大忙了！」楊虎城說。

「報告主任！」馬志超說：「祇要主任給俺命令，不論要俺做啥，俺都會盡力去做，怎麼敢担得起幫忙呢？」

「會擴情快要來西安了，政治部的人都是幹情報的。假如他們向中央亂報一陣，咱們可吃不消。你同他是黃埔同學，所以我要請你去對付他，不要讓他亂打咱們的報告，向中央說咱們的壞話。」

「報告主任！」馬志超說：「你何必害怕一個會擴情呢？爲人不做虧心事，那怕半夜鬼敲門。委員長要你做西安綏靖主任，把整個西北交給給你，不是很信任你嗎？祇要你把兵練好，有力量平亂，建立大功，對委員長忠實，他會擴情就是三頭六臂，也奈何不了你。你要知道，中央在西安的人員，不祇一個會擴情



，可能有一百個、一千個會擴情。就算俺馬志超有本事，也祇能對付一個會擴情，絕對招架不住一百個、一千個像會擴情的人呀？所以，俺勸主任，祇要對國家忠實，對委員長忠實，幹咱們應該幹的事情，不必怕他會擴情呀！」

話不投機半句多，楊虎城的姿態，是把馬志超當做親信，邀請在他的情婦家裏，躺在鴉片煙燈旁邊，談知心話。他却不知趣，講了這麼一篇大道理，楊虎城連半句也聽不進耳朵，心裏恨透了他。直接談判不成，祇好兜個圈子，打發一個

曾任交警總局局長現已故世的馬志超將軍

姓張的黃埔四期同學，勸以利害，誘惑他交出公安局長。

「楊虎城對你真不差呀！」姓張的同學對馬志超說：「他要你幹保安處長，我看你最好把公安局長讓出來，去幹保安處長吧！保安處長的官兒比公安局長高得多，權力大，待遇好，可說是名利雙收。」

「委員長是咱們的革命領袖，又是咱們的校長，校長認識學生最清楚。」馬志超回答：「他老人家認為俺馬志超是一省的材料，就會派俺做一省的工作。假如他認為俺是一市的材料，就祇能做一市的工作。現在既然派俺幹西安公安局局長，那就是認定俺馬志超這塊料，祇能在西安市幹幹。所以，楊虎城有心提拔俺，俺也不敢接受。」

「你這個人為甚麼這樣頑固，死腦筋？」姓張的又說：「甚麼一省的材料，一市的材料。大家都是陝西人，陝西是咱們的陝西，在咱們自家的家鄉，為桑梓服務，幹甚麼合算，就幹甚麼。保安處長許多人搶都搶不到手，楊虎城既然願意把保安處處長交給你，為甚麼做傻瓜，推辭不幹呢？」

「楊虎城如果真心誠意要提拔俺馬志超，俺可以接受這番好意，不過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姓張的很高興，以為已經說服了馬志超，趕緊詢問。

「那就是以西安市公安局局長兼陝西省保安處處長，假如顛倒過來，以保安處長來兼公安局長，俺還是不能幹。因為公安局局長是委員長委派的呀！」

西安事變機智脫險

馬志超誠心搗蛋，明明知道楊虎城的用意，却要這樣胡扯。姓張的碰了一鼻子灰，游說失敗。楊虎城既然無法把馬志超拉做心腹，恨在心裏。等到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楊虎城第一個要捉的人當然就有馬志超。這一天預定一清早在革命公園檢閱一部份警察，馬志超五點鐘已經離開了家，逮捕他的軍隊撲了個空。馬志超非常機警，聽見斷續的槍聲，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在革命公園附近遇到一個拉人力車的，高價買下他的車子和衣服，搖身一變，成了黃包車夫，故意弄癩了一隻輪胎，表示不能拉人。他拉着空車到了蓮湖公園，把車子擱在外面，走進公園。剛好公園的花匠認識他，才設法把他隱藏起來，逃過西安事變的生死關頭。後來他化裝成挑雞籠的，混出西安城，投奔駐在朝邑的馮欽哉部副師長郭景唐，郭也是黃埔第一期同學。

七七事變爆發前幾個月，戴先生派邱開基回雲南去工作，馬志超去做西北工作。邱開基是以走頭無路，投靠龍雲的姿態回到雲南，馬志超則去蘭州做警察局局長。他在蘭州，無疑地成了戴先生在西北的工作重心。實際上他也對黃埔同學，成了團結的樞紐，大家都叫他馬大哥而不名，排難解紛，馬大哥一言為定。

忠義救國軍總指揮

三十二年調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忠義救國軍前身爲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成立於上海一二八淞滬戰爭開始以後。戴先生曾經說過：「別動隊起自民間義從，草創伊始，而邊當大敵。無薪餉之奉，無官爵之榮。所憑以犧牲奮鬥者，忠義精神也。」這就是所以叫做忠義救國軍的來歷，這一支活動於京滬杭一帶的游擊隊，不但牽制了大批敵人，使敵人不時遭受破壞襲擊，不得安寧；同時也防止了共產黨在這個地區的發展和活動。

戴先生爲要澈底整頓忠義救國軍，派馬志超爲總指揮，又派我做政治主任兼一縱隊司令，後因華北敵後工作重要，改派我爲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前往洛陽工作，江南之行，因而作罷。

當時忠義救國軍經中美合作所美國教官訓練後，予以美國自動武器裝備，準備配合美軍在華登陸。後來美軍摧毀了日本海空軍，順利地在太平洋上，隔島進攻和佔領，可以直接進攻日本本土，才打消了在中國登陸的計劃。馬志超最大的長處，能與士兵同甘苦，忠於國家，忠於職守。以這種精神訓練部隊，使忠義救國軍更爲團結。

馬志超也能把握原則，不敢稍背戴先生的指示。這一年十月七日敵軍乘忠義救國軍改編和總指揮易人，部署未定的機會，經廣德南下，襲擊總指揮部所在地王嶺，而被佔領。馬志超中途聞訊，日夜兼程到職，九日到達，親率主力分路反攻，收復王嶺，樹立了忠義救國軍對他的信心。

後來敵以優勢兵力進攻，想消滅忠義救國軍的主力，副總指揮王春暉勇敢善戰，力主和敵人決戰。馬

志超以爲忠義救國軍的主要任務，是以武力做後盾，策反僞軍，組織民衆，確保京滬杭三角地區廣大面積，不宜以主力和優勢敵人硬拼，應當避開正面，相機襲擊。在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的意見相左情形之下，局面非常尷尬。另外一位同志告訴王春暉，馬總指揮的主張是符合戴先生的意志的，我們不應做不必要的犧牲，王春暉才向馬總指揮表示歉意。但是馬志超始終對於王春暉勇敢善戰，贊揚不已，絲毫不以爲忤。

三十四年共產黨集中二十九個團從蘇北魯南，渡過長江，會合江南土共，進犯浙皖邊區，企圖建立天目山根據地。忠義救國軍配合國軍，奮勇力戰，終於把共產黨的新四軍趕回江北，江南才不爲共產黨所染指，掃除勝利還都的障礙。

交警總局正副局長

日本投降後，許多政府官員都被勝利衝昏了腦袋，戴先生知道真正的國難才開始，共產黨必然叛亂。以前對付力量不太大的共產黨，剿匪多年，尙不能肅清。現在共產黨藉抗戰而坐大，兵力超過一百萬，勢力擴展到晉、冀、魯、豫、蘇、皖、察哈爾等省，憂心如焚。他知道共產黨叛亂，第一步是破壞交通，他的對策是確保交通線，決定向委員長建議，將他的部隊改編爲交通警察，負責維護交通。建議於交通部之下設交警總局，綜攬其責。這是一個迫切而重要的措施，委員長立即批准。於是把忠義救國軍、別動軍、交通巡察總隊和中美合作所的教導營四部分武力改編成十八個交通警察總隊及若干礦警，總共六萬四千人，都是美國自動武器，戰鬥力很強。

成立交警總局，由誰來擔任局長？以下幾位都是候選人之一，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馬志超是黃埔第一期，指揮着淞滬區、溫台區、鄞杭區三個指揮部，兩個縱隊，南京、澄錫虞、淞滬、浙東、浦東五個行動總隊，人數最多。交通檢查處處長吉章簡是黃埔第二期，指揮着兩交通檢查總隊。別動軍總指揮徐志道是黃埔第四期，指揮着八個縱隊和三個直屬支隊。中美合作所參謀長李崇詩黃埔第六期，雖然不直接指揮部隊，但忠義救國軍和別動軍是中美合作所的各訓練班訓練裝備的，李崇詩頗有功勞，但是比較之下，以常情

來說，交警總局局長好像應該由馬志超來擔任才適當。

戴笠將軍在外視察獨自凝思時之神情。



一天，戴先生邀馬志超到蘇州去玩，變換一個環境，情緒好，更適宜於商談問題。

「志超兄！」戴先生對馬志超說：「交警總局成立，按理應當由你來擔任第一任局長。不過，成立伊始，困難很多，需要和各方面接頭，尤其是交通部。你是陝西人，吉章簡是廣東人，論人事關係，他比你強，由他來籌備，可以減少許多阻力。同時還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辦。所以，我覺得你還是不要擔任交警總局局長好些。」

「戴先生！你根本不用顧慮俺的出處，你要俺幹啥，俺都高興去幹，不在乎局長不局長。」的確，馬志超一向對戴先生絕對服從，心想：

「爲談這個問題，特別邀我來蘇州，這份情誼，已經令人十分感激了，誰還計較甚麼地位高低？」

「東北問題非常重要。」戴先生說：「我打算你以副局長身份，率領由忠義救國軍改編的交警總隊，去協助杜聿明收復東北，收編東北滿洲軍。你和杜聿明既是同期同學，又是陝西同鄉，比任何人去東北都合適。你要知道，如果我們能够在東北站穩腳步，關內的問題就好辦了。所以，就國家的整個形勢來說，東北工作最爲重要，你去早作準備吧！」

不幸，戴先生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飛機失事，收編東北滿洲軍的計劃沒有着手，馬志超也沒有去東北，東北的情況一天不如一天，終於導致大陸沈淪。馬志超一直以沒有去東北，達成戴先生的願望，爲終身憾事。

交通警察總局局長在短暫的幾年內，屢次易人，由吉章簡而周偉龍，終於落在馬志超肩上，大陸情勢日非，他也無能爲力，有所作爲了。